



这是一句商家庆贺新年书写春联时常用的吉言祥语——

从博物馆藏品看“日进斗金”



“日进斗金”春联

□本报记者 王平 文/图

古往今来,商家在庆贺新年书写春联或见面打招呼时,总会以财源广进、生意兴隆、招财进宝、黄金万两等吉言祥语为内容,祈愿新的一年有个好兆头。生意场上追求最大利益的最高境界是“日进斗金”,通俗的意思就是一天能收进一斗黄金,形容发大财,十分富有。那么,斗,到底有多大?量化后的一斗黄金到底是多少?今天,博物馆的藏品告诉你。



斗有多大,博物馆藏品告诉你

在南阳皇粮国税博物馆,馆藏一只民国时期除店“忠信堂”商号公平交易的量具老木“斗”。皇粮国税博物馆馆长谢总喆介绍说,这只“斗”征自社旗县一姚姓乡民家,据介绍是其先祖清末民初在除店古镇经营粮食生意时定制。

在农耕文明社会,粮食是主要的生产生活物资。石、斗、升、合

是古代用来计量米粮的容量单位。斗一般用木头做成,中空,底小、口大,中间有一横木用作手柄。这只斗呈四边倒锥形状,采用超薄硬木制作,油灰铺底,枣红色漆油面,中间安装一拱桥形把手,方便人们日常的提携或者悬挂。为了增加其坚固性,斗的四面加铁质扣钉,随型铁质镶面,古

朴庄重,沉稳大气。

斗的上边长33.5厘米,下边长22厘米,高为17厘米,其四面墨书“姚忠信堂”四个大字,“信”字两旁小楷墨书“公平交易”四字,“堂”字两旁小楷墨书“校准无讹”四字。校准无讹、公平交易应该就是姚家“忠信堂”的家风和经营之道,也是其堂号的商业宗旨理念。

斗,曾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

以前,常以“升斗小民”意指平常的百姓,这是因为升、斗曾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
以前在农村,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“石、斗、升、合”这些计量单位,谈论收成时会说:“今年一亩地打了几斗麦子?”“你家今年收了几石粮食?”乡民之间因米面短缺时会互相转借,也常说借“一升面”、“二升米”等。还有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“家有五斗粮,不当孩子王”等说法。可见“斗”在日常生活

中是家庭的必备品,和人们的吃饭密切相关。谢总喆告诉记者,农耕文明社会粮食的计量方法极为精确,且为十进制。即:一斗为十升,每升约重1.5公斤;一升为十合,一合为十勺,一勺为十抄,一抄为十撮,一撮为十圭……再以后的计量可以忽略不计,但在分算田赋时还是会计算清楚。

据介绍,“斗”在每一个朝代的大小和外形都会略有区别,又因为粮食种类、比重(密度)的不同,每

斗的重量也不同。所以,古代官府在征粮纳税征实时,一般会按粮食容积计算。折征时会转换成斤两,再折合成银钱。粮食的容积计量进制有石、斗、升、合、勺、抄、撮、圭、粟、粒、黍等。皇粮国税博物馆的一份道光二十七年颁发的“便民易知单”每亩征收钱粮精确到小数点后13位,每亩科征本色兵米精确到小数点后15位数,而且都有进制名称,足见旧时朝廷对征粮纳税的重视。

美好愿望,须靠奋斗来实现

量化后的一斗黄金到底是多少?谢总喆说,按台体计算,姚家“忠信堂”量斗容积为0.0318立方米,按当下国际通用黄金的密度和黄金价格计算,一斗黄金重600多公斤,相当于1.8至2亿人民币。这样的收入实在太高,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农耕时代,日进斗金只是个美丽的梦想和美好的愿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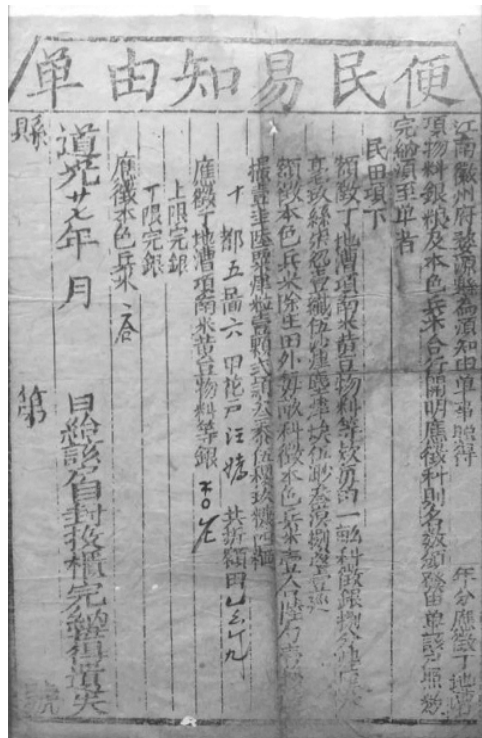
“日进斗金”虽然是商人追求

美好未来的一种期盼,但他们在书写春联时会把这种美好愿望表达出来。书写时把这四个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,其组字标准和书写规律符合传统书法要求,写出来的组合字既有美感、韵律感,又能真切表达愿望,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享受。

这种巧妙的字体组合在社会生活中被艺术家们构思成吉祥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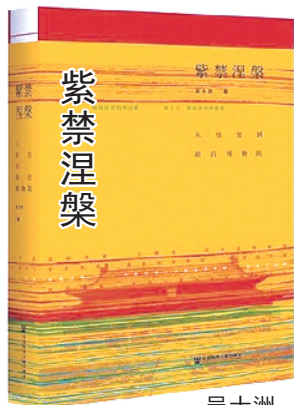
案,或刻制成砖石雕图案在建筑中广泛应用,如商家的影背墙图案;或刻制成木雕图案作为商人字号的装饰构建图案;还有剪纸、刺绣中,这四字组合也经常是图案主题。

人们追求向往美满富裕的生活,只是财富向来不是从天而降,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,只有向着美好的梦想,沉下心来干事创业,财富和幸福才会在前方等着追梦人!⑦3



道光二十七年的便民易知单

纪实



吴十洲

就在3月26日举行了故宫博物院董事联席会议,会上推举了卢永祥、庄蕴宽两位做维持员。这两位老先生在社会上声誉甚高。卢是北洋军阀的重要将领,康有为致庄士敦的信中有“惟有浙不归款”一句话,那时即是卢在做浙江督军,所以康有为知道他不会帮助清室复宫;庄蕴宽虽然年事已高,但还是当时在京的高官,当年袁世凯称帝,全国60位约法会议员,59个表态支持,唯有庄蕴宽一人拒不合作。而且他已在支持故宫博物院,又因他与段祺瑞的私谊可以直接对段祺瑞本人产生影响,知道如何做不会出错。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

担纲故宫,自然防的是清室遣老借机生事。然而卢并不在京,与段祺瑞的私谊乃用其名耳,实际上只有庄蕴宽一个“独脚”的维持员而已。

据吴瀛的回忆,那时又是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开战失利,鹿钟麟的军队也要退出京师,故宫形势看来真有些岌岌可危,北大的先生们至此也束手无策了。在吴瀛的劝说下,庄蕴宽义不容辞出面维持局面。故宫博物院面临着经费困境,段祺瑞曾提出:“要用款,只要开出数目,我命令下面照付。”庄蕴宽考量良久,恐怕拿了段执政的经费,就要听命于政府,且又不知道段执政能支撑多

久,于是坚持不要。随后又去同熊希龄商量,熊答应向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去借三万元。该银行允诺了,却不放心政府,以为没有信用,要以私人作为债方才可以照借。无可奈何,只得由庄蕴宽为债务人,此借款方使院务得以维系。

第二次是“保管委员会”时期,始于1926年7月10日。东方汇理银行的担忧是有道理的。4月18日直鲁联军入京,段祺瑞于4月20日通电下野,真正危险的时候终于到了。李石曾又躲进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,久久不敢外出。这段时期,易培基与他一起在法国医院避难。据说北京政府在1926年9

月拟向公使团交涉,要求将两人交出,未果。属于吴佩孚势力的杜锡珪上台后,虽然否决了清内务府的回宫请求,却琢磨着把故宫的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杜锡珪内阁秘密决定,由各部各派一人做故宫博物院保管员,成立“故宫保管委员会”。故宫保管委员会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,选举赵尔巽为委员长,孙宝琦为副委员长。其要在文物还未清点时就接管故宫,其实质是要毁灭故宫、变卖文物。⑦3

下期请看:由李石曾提议的“故宫博物院维持会”成立。